

漢書門
九四三三
七
五
函架冊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三
五
函架冊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21)
函號	299 33



新刻性理大全第二十八卷

淺草文庫

鬼神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遊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
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
象而後能之耶

監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
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
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
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太底事自有箇太底根本小底事亦自
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

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
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
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
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
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
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
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
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
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

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
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下筮之類皆是
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
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
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
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
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

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
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
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爲
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
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兩風
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
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曾此則所謂不
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
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理也世

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

鑄魘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集覽禹禹鑄魘魅魍魎之屬前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象九州武王克商遷之洛邑及周之衰禹遂淪伊穀二水之間毛晃曰魘魅精怪也亦作鬼魘魍山川精物說文作魘魘杜預曰水神也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禘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
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
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
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
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
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
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為幻，莫
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昏靡而從之。聖
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徃徃習熟

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
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
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
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
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匪私利之
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
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
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
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

補註 講誼也。張誘也。昏相也。靡連也。交於幽明者皆

失理如古用散幣以為費後易紙錢以脩于神也程
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嘗聞好談鬼神者皆
所未嘗聞見燭理不明更傳已為言也假使實所
聞見亦未足信或是一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云人
之所信者目且亦有不足信者也張子曰物之初
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氣盈氣日反而遊散
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咻克已
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
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彼當而不亂然後昔人
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
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
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

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集 咻謂確噪也 溺陷溺也

集 講張 覽為幻

書無逸篇民無或胥講張為幻注講說也張誕也
變名易質以眩觀者曰幻一胥靡而從之胥靡
有罪之人也晉灼曰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
刑之名罪不至於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連以執役
也林希逸云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又則
陽篇築十仞之城為胥靡之所苦也

北溪陳氏曰

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
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
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
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二者只是

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
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
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
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
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夫抵
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歸
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
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
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

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恬然無蹤跡
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
午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月初二生來屬
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
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
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
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一氣之良能潛室陳

氏曰鬼神只是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條忽見于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

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二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_テ其造化_ノ神_ヲ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_ト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_レ見顯然示_ル人也示_ハ古祇字人之神曰鬼_ト鬼謂_ル氣之_ニ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

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
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
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
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
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
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
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
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
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
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
氣即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
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表或
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
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
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
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嘘
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

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

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寧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

人之所信者用

性理大全卷二十八

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入平生不識一字下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又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豈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入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

性理大全卷二十八

聖人不傳一言

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
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
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
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
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
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
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
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
况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

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

未嘗有言親見者

集覽趙高按史記高秦之宦者始

皇聞其通獄法以為中軍府
令使教少子胡亥決獄由是得幸胡亥及帝崩沙
丘因與胡亥李斯謀秘不發喪即矯詔殺太子扶
蘇立胡亥為帝拜中丞相專持國政指鹿為馬朝
野測目關東盜起恐見責讓乃弑帝於望夷宮立
子嬰為帝未幾沛公入關子嬰殺之武臣按唐書
武后名墨井州人故荊州都督武士彘之女貞觀
間為才人既而黜為尼高宗見而悅之立為后委
以政事帝崩中宗即位墨廢之臨朝稱制殺義宗
室革唐為周自號則天皇帝寵幸僧懷義及張昌
宗兄弟入宮淫亂無度宰執扼擊在位二十年為
張柬之等遷
徙下別宮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

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下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附在氣上否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

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一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

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

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

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

須有箇盡時一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

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

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

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

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

便是理不可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丁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

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襄二十一年鄭人殺鄭良霄昭七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即良霄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十

集覽 伯有為厲左傳

月左前或夢伯有介而伯有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帶助子習殺伯有者明年壬寅
 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七年正月壬
 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其明年七月七年二月子產立
 公孫洩及良止使有宗廟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
 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
 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
 則魂強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
 其鬼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
 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散邑之知從政三
 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
 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
 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洵良止人名實伯有之子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下理如何曰是別是下理人

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
 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衛寃憤者亦
 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下理謂
 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
 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
 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嚙吸
 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
 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
 云你是已死我我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

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所之兮今遺遙而來問既
東卷冥魂之欲歸兮何須更而忘反問既
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
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
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
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
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聖愚皆
一否曰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
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
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

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
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
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則安於死
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
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
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
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
已端坐薨矣他是什么样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
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

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集覽 漢武帝時神君

來則風肅然漢書武帝元符五年上病禹湖甚上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召置祠之其泉置酒尊宮神君悲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時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祠之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

尊顯及帝即位置祠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墓舍之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

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只今生入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
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
以漸○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
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
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

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
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入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
也○問生魄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
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
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
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噓吸
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
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

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音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又曰先輩說魂魄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

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令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地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魄乎推之遍體莫

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自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水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綠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無某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

性理大全卷二十八
鬼神命
二

再生
非其
常

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
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
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
是不可謂之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
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
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遊魂為
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
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
結而成妖孽若是疝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

長弘
化碧

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
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
之漸漸也自會散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
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
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
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
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長弘死三年而化為
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
結如此

集覽

長弘死三年而化為碧長弘按一統志
弘資中人周敬王時為大夫孔子嘗從

生理大全卷二十八
鬼神志

之問樂死而無
碧蜀人祀之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

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某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一句亦不得為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

人能
順理
則吉

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
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此亦只是
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下理而理則無有
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
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
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
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
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
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

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
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
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蒿悽愴百物之
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
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
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
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
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
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

以鬱鬱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

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竟真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魂與魄乃陰陽之

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太易何以謂精氣為神但言理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為心耶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
○因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

然記得底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魄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云精氣為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兩箇物

貞聖賢遺言

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便即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

子產得聖賢之遺言

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言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

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
 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
 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
 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
 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
 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
 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
 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
 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
 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
 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
 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
 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
 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
 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

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

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

敬以燔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敬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臆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

至誠有感必通

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安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

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

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推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

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華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偏塞滿觸自

皆是為也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

神集覽曰惟一月二辰旁死魄越翼白癸巳王朝

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亡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三神蓋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

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

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此天象
又差著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
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
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
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太
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
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問祖宗是天地間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
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

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
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
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
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
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
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
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
初看此二句與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的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麤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

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太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
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

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一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問鬼神之義

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
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
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
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
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
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
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
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

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
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
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
一事古人誠實於此處只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
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
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
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
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
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

天地間公共之氣

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

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

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

生理大全卷二十一
三十一

通知釋奠列許多，違古設許多，禮儀不誠，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

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下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

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是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

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昔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

性理大全卷二十一

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鯨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威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集覽 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李前逢伯陵蒲姑氏左傳魯昭公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云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子之所願也

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 左

傳僖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饗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命

衛徙都帝丘 夏后相亦都帝丘按史記帝丘古顓頊之墟夏為昆吾氏所居太康失政為羿所距於河不得復反居此其後帝相徙都于此春秋時衛成公亦遷都此地今濮州是也屬東昌府

晉侯夢黃熊入寢門 以為鯨之神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鯨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味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如今祭勾芒 記月令篇其神勾芒送勾芒少暉氏之子曰重本宮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
方能凝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
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
這夢也不可○問人祭祖先是已之精神去
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
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
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
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
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

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
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
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
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
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
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
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
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
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

有餒鬼矣○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
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
聚精神以感禱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
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
古人立戶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
理即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
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
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

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
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時所以報氣
灌用鬱壘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
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
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
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
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

祭祀也是喪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
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
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
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
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有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
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
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
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
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

古人奉先追遠之至重

而立至以主之亦須聚得此子氣在這裏否曰古
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
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豐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
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
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
去接他便是豐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
人生氣去接他

集覽 豐龜記月令篇正月命有司
豐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也

勉齋黃氏曰 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

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

古今圖書集成
禮典典考

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
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
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
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
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
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
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
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
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
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

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馨薌音
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
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
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羶薌凡
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取臍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

禮記卷之八

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已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氣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禋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焉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又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者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

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一作天地陰陽

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為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為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

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誥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邀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分其上如在分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

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
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
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
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
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
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靈車
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
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

一事之中有陰陽

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
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
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
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
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來若
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
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
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
亦有氣類鳥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

性理大全卷二十四 鬼神命 四十五

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

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

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廟按一統志太伯廟在蘇州府閶門內伍子胥廟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

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

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

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正當事人自不作怪寒常則妖興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戶誠以天地山

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
 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
 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太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
 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
 士只祭境內之各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
 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
 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
 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

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
 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及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
 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死生更無別理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
 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
 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

性理大全卷二十一
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死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先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

為鬼猶生而為人也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不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曾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